

长篇小说

我们的 蹊蹻

弋舟·著



你是一个罗敷

就要面对纷至沓来的使君

你让人蹊蹻

自己也要蹊蹻

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蹊蹻

汉乐府《陌上桑》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长篇小说

我们的 脚印

弋舟·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的踟蹰/弋舟著. —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5302-1514-2

I. ①我… II. ①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81383号

责任编辑 章德宁 郭爱婷

责任印制 李远林 管超

装帧设计 7拾3号工作室

内文制作 品欣工作室

十月长篇小说创作丛书

我们的踟蹰

WOMEN DE CHICHU

弋舟 著

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编 100120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6.25

字 数 123千字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02-1514-2

定 价 29.80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使君从南来，
五马立踟蹰。
——汉乐府《陌上桑》

我们的 跌倒

曾铖背对着李选，
伸展双臂，
以一种梦幻般的滑行姿态与她背道而驰。
路面可能结冰了，
曾铖在滑着走，
有点儿游戏，
有点儿孤单。
他必然地翘起了一下，
继而又滑行起来。
在这个瞬间，
李选觉得心里痛楚，
爱上了曾铖。

在这个时代，
几位各自经历了人间世态炎凉的沧桑男女，
将如何相爱？

我们自以为已经被训练得理智而又冷静，
面对任何心中向往的事物，
往往摆出一副存疑的态度，
然而谁都应该承认，
即便我们如此显得像一只老狐狸了，
世界也并没有给我们开辟出一条坦途。

我们的 踮脚

不谈情，一切好像就自然了，
如同物质世界的定律，
里面不掺杂多余的评判。

| 上部 |

李选闲极无聊，在百度上敲下曾铖的名字。她想，叫这个名字的人不会太多，没准真的就被自己搜出来了。果然，搜索页面的第一页，就冒出来她这个阔别多年的小学同学。曾铖在成都，如今成了画家。这个信息让李选有点儿欣慰，好像曾铖的现状满足了她内心的某种预期。李选隐约觉得，这个曾铖，就该是个有出息的家伙。要不将近三十年了，自己为什么还会想起他呢？小时候的曾铖，在孩子堆儿里，就是那种风头十足的调皮和显山露水的聪明。李选点了百度的“图片”选项，如今的曾铖和他的画儿，出现在了显示器上。画儿是油画，李选看不出好坏；但通过照片，她看出来——这个显示器上的“曾铖”，的确就是她要搜索的那个曾铖。这个曾铖，当然不是儿童时期的曾铖了，在显示器上挂着一丝中年男人玩味着什

么的笑，但定睛看，眉眼还是小时候的模样。

曾铨做了画家，人在成都。后来在一次初中同学的聚会中，李选把这个信息告诉了雷锋。雷锋和曾铨上小学时是最好的朋友，小学毕业后上了不同的中学，从此就没了音讯。初中同学聚会，一开始很热闹，但热闹之余，也有些不尴不尬。毕竟，如今每个人的境遇千差万别，再也不复当年，大家完全是平等的。所以三三两两，在大的气氛下，又划出了一些小团体，各自找各自不感到别扭的人说话。李选和雷锋从小学起就是同学，这一点似乎成为了两人互相“不感到别扭”的理由。在饭桌上俩人挨着坐，雷锋随口问李选知不知道曾铨的下落。李选说知道——曾铨现在是一个画家，住在成都。

过去了一段日子，有天夜里雷锋给李选打电话，高兴地说他联系上曾铨了，刚刚才跟曾铨通了电话。李选把儿子哄睡着没多久，正有些困，听了这话一下子也有些兴奋。雷锋告诉李选，他是通过网络找到曾铨的——在一家艺术网站，他查到了曾铨的QQ号。为了获取这个有价值的信息，他不厌其烦，在那家网站注册了会员，因为不如此，他就无法查看曾铨的资料。

“我在QQ上加他，没想到这小子立刻有了回音——用了不到三秒钟！”雷锋兴冲冲地说，“我们马上通了电话！真不容易，都快三十年了！怎么样，咱们上成都看曾铨去？今晚还有到成都的飞机没？”

李选看了下表，夜里十一点多了。“你神经吧？这么晚了。干吗问我还有没有飞机？”

雷锋说：“你不是在卖机票吗？上次聚会，你还叮咛我以

后要买机票就找你。”

李选说：“我说过吗？”

雷锋肯定地说：“你说过！”

李选定定神说：“哦，那可能真是说过。不过我现在不卖机票了。”

雷锋说：“咦，你这人怎么朝三暮四的。”

李选怕他继续纠缠这个话题，说：“怎么样，曾铖现在还好吧？”

好在雷锋的思维很跳跃，立刻又跟她说起曾铖来。“看来还不错，在大学任教，联系之前我做足了功课，在网上搜遍了跟他有关的信息。这小子如今貌似有些名气了，画儿好像也能卖上些价钱。”

李选问：“那他还能记得咱们这些小学同学吗？”

雷锋说：“当然。”

李选说：“当然，他当然记得你，你们俩当年形影不离的，其他人就未必了。你跟他提我了没？”

雷锋说：“提了，把你QQ号也告诉他了。”

李选说：“他记得我不？”

雷锋如实说：“他说不记得了——但是好好想想，没准就想起来了。”

李选有点儿失望。这感觉是很勉强。毕竟，大家分开快三十年了，曾铖不记得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她却记得曾铖。这就不公平了，让李选的自尊心有些受伤害。

和雷锋通完电话，李选困意全消。本来她已经准备睡下

了，这时候干脆又起来打开电脑。上了QQ，果然有申请加她好友的提示。曾铖在申请中言简意赅地敲着“老同学”三个字。李选通过了他的申请，刚刚加上，曾铖就给她发过来一个表示拥抱的图片。两个人通过网络聊起来。

李选说：“曾铖你不记得我了。”

曾铖说：“是有些模糊。不过呢，我刚刚进了你的空间，看到你照片了，仔细瞅瞅，就想起来了。”

李选说：“骗人吧？过去这么多年了，你能看张照片就想起小时候的同学？”

曾铖说：“如果事先不知道这是我小学同学，估计就想不起来了。但是带着这个想法去辨认，还是能够认出来的。怎么说呢，记忆一下子就被唤醒了。何况，雷铎在电话里跟我说，你是咱们同学中变化最小的。”

李选说：“那你被唤醒什么了？”

曾铖说：“我记得是有这么个女生，黑黑的……”

李选说：“讨厌！”

曾铖说：“所以看了你现在的照片，我就很惊讶，这么一个漂亮女人，怎么在我记忆里居然没扎下根？”

李选说：“当然扎不下根，黑黑的嘛。”

曾铖说：“就是这个反差，让我都有些怀疑自己的记忆了。你现在显然不黑呀……”

李选说：“那你还敢说看到照片就想起我了？”

曾铖说：“这就是奇妙之处，换了个颜色，反而更像我应该记住的那个女生了。”

李选问：“什么叫‘应该记住的’？”

曾铖说：“这个倒不大说得清楚了，应该算是潜意识吧，莫名其妙，就觉得应该记住这么个人，然后，自己都不察觉，却在某一天突然恍悟——心里面原本有一张这样的底片。”

李选一下子有些无语，觉得曾铖说的这种感觉自己似乎能够体会。

曾铖问：“雷铎说是你告诉他我在成都的，你怎么知道的呢？”

李选说：“我在网上搜出来的。”

曾铖说：“怎么会想起来搜我？”

李选说：“心里面原本有一张这样的底片呗。”

曾铖说：“不错。可能是到岁数了，大家突然都开始忆旧了。前段时间，李兰也是通过网络把我给找到了。李兰你还记得不？”

李选想了一下，说：“记得，大眼睛，白，挺娇小的一个女生。”

曾铖说：“对，是她。我们还见着了，她来成都办事儿，顺道聚了一下。”

李选倏忽有些不快，说：“怎么样，这张底片还是当年娇小的样子吧？大眼睛，白。”

曾铖似乎在犹豫，过了一会儿才敲出“不好说”三个字。很奇怪，随着这三个字的出现，两人似乎都有些不知该说什么了。突然就有些意兴阑珊。这时候来了条短信，李选看了手机，是张立均发来的，也是只有三个字：

睡了没？

张立均难得在这个时候发短信过来，下午的时候他对李选说过，晚上要和省上的某位领导吃饭，李选想张立均现在可能是喝多了。于是回复他：

正准备睡，已经上床了。你喝多了？

结果却没了下文。

李选望着电脑上的QQ界面，一瞬间茫然起来，心思浩渺，仿佛在进行着一场无比漫长的等待，而且，还要这么无比漫长地等待下去。网络那头的曾铖，这时候也仿佛蒸发在虚拟的世界里了。他的QQ头像灰了。

李选呆愣着，有几分钟脑子里一片空白。回过些神，她想，张立均干吗发这条短信呢？嘘寒问暖？这不是张立均的风格。他从不会用这种方式来嘘寒问暖，而且，也几乎是不会用任何方式来嘘寒问暖的吧？张立均只是在公司里给李选提供一些优渥的待遇，薪水发得多些，职务升得高些——而这些，对于张立均而言，不过是易如反掌的事，跟“嘘寒问暖”似乎扯不上边儿，没有那种用心的程度。况且，这些优渥的待遇，仍旧需要李选用具体的业绩来兑现。一开始，张立均就把李选纳入了很正当的职场规矩里。这倒也让李选感到心安，心里少了那种“交易”的感觉。然而实质上，李选明白，自己和张立均之间，铜铜铁铁，就是一种交易的关系。否则，凭什么她的薪水就应当多些，职务就应当高些？是她的能力格外比别人强一

些吗？李选有自知之明，她知道，不是。但张立均不去强调这种关系的本质，让她获得了掩耳盗铃式的安慰感。

那么，这条深夜发来的短信，什么意思呢？——查岗？这个念头一蹦出来，李选自嘲地笑了。不会的，她对自己说，张立均不会有这个兴致。交往半年多，张立均对于李选的私生活根本没有兴趣，李选作为一个单亲妈妈的所有烦恼和自由，都没有因为张立均而发生变化。甚至，在李选的感觉中，倒是有了这个男人，她的烦恼和自由反而更充分、更牢固了，成了雷打不动的烦恼和自由。烦恼就不用说了，自由呢，是因为张立均强势地存在着，用他的态度表明了——两个人各是各的事儿，我根本不管你做什么，由此，你也务必打消对于我的非分之想。这个结论挺凶狠的，李选一边享受这样的自由，一边消化个中的烦恼。

对于张立均，李选会有什么非分之想吗？八成是没有的，余下的那两成，是一个女人天性里的东西，也不用认真对待。当半年前被张立均带进酒店的客房时，李选就明白自己跟这个男人之间有多大的落差。这种落差不牵涉贵贱，是一种物理性质的，很客观，好比一个一米八的人相对于一个一米五的人。李选很自尊地想，作为一个人，她并不觉得张立均就比自己优越多少，他不过是个头高一些。张立均的个头体现在他的财富上。而我，李选想，不过是没钱，拉着个四岁的男孩，在年近不惑的时候还要为生存奋斗罢了。认清了这种落差，同时又因此格外地自我轻视，李选觉得面对张立均时还是挺轻松的，不过是一个女人天性中的那“两成”偶尔会蹦出来作